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十八

宋 祝穆 撰

人事部

知人 昧於知己知己不見知

羣書要語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學而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范睢傳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形而鑒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

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爲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列子

知己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不知己子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

達知我者其天乎十四知我者希則爲貴矣

詩句期君蟠桃枝千歲終一嘗山谷知己馬因回首雖增

價桐遇知音已半焦

古今事實

知人爲難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舉直錯枉

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知賢不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栁下惠為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用之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栁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聞絃賞音

賈公使蔣幹說周瑜瑜先覺之謂幹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也

知其必貴

何充嘗詣王導導以麈尾指床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及導薨充參録尚書事王珣與謝玄為桓温椽温嘗謂之曰謝椽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椽當作黑頭公

誤天下蒼生

王衍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號為水鑑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龐德公嘗謂德操為水鑑

能知房杜

吏部侍郎高孝基稱知人見房喬曰當為偉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見杜如晦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

知其必叛

張九齡曰禄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似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本傳

知其内險

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盧杞至則屏之隐几而待家人恠問其故曰彼外陋内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

為道出處

蘇子容丞相始為南都從事時杜正獻公方致仕居南都見蘇公大器之為道其平生出處本末甚詳曰子異時所至亦如老夫願勉旃自愛蘇公唯唯謝之

知入玉堂

煕寧間蘇公頌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梁況之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官道出錢塘公一見異之留連數月待遇甚厚既别復遣介至津亭手簡問勞且以一硯遺之曰

石硯一枚留為異日玉堂之用梁公姑謝而留之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急將行而常所用硯誤墜地碎倉卒取他硯以行既至則面受旨尚書左丞蘇某拜右僕射梁公受命退歸玉堂方抒思命詞涉筆之際視所携硯則頃年錢塘蘇公所贈也因恍然大驚是夕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蘇公一笑而已

心服二人

温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吕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

寇丁相軋

寇莱公與丁晉公始甚相善李文靖公爲相丁公尚爲兩制莱公屢以丁薦公不可寇問其故文靖曰今已爲兩禁矣稍進則當國如斯人者果可當國乎寇曰如丁之才相公自度終能抑之否文靖曰唯行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二公秉政果傾軋竟如文靖之言

知其秉鈞

王沂公知制誥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吕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吕公方為太常博士倅濵州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如不稅農器之類沂公姑應之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皆嗟歎以為非所及

知王荆公

韓魏公嘗云吳長文奎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曰王安石心强性狠不可大用魏公别録

吕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崇政殿司馬温公密問曰今日欲言何事獻可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温公愕然獻可正色曰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可容置諸宰府則天下受其敝劉諫議集

王安石始為政司馬温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

如是及二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行狀神宗將召用介甫訪於大臣爭稱舉之張安道時爲承旨獨言安石言偽而辨用之必亂天下

不以貌取

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辨相馬以車相士以居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不能擇人

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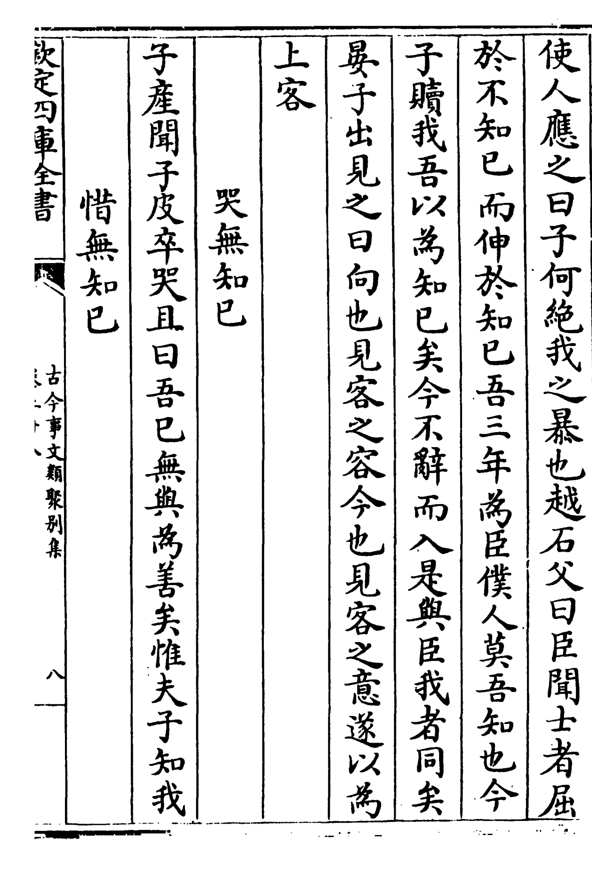
知我者鮑叔以下係知己

列子曰管夷吾與鮑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有親也吾常為鮑叔謀事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不利也吾常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叔生我者父母昔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不內漿甯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為知已

者用馬為知已者良鮑子死天下莫知安用水漿雖為之死亦何傷哉

仲於知已

晏嬰之晉至中牟見敝冠反裘負芻息於道側者嬰問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嬰曰何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嬰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絶晏嬰



使人應之曰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曰臣聞士者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吾三年為臣僕人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為知已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今也見客之意遂以為上客

哭無知已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與為善矣惟夫子知我

惜無知已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斵之匠石運斤成風斵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能斵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莊子

破琴絶絃

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波子期死伯牙破

琴絶絃終身不復琴以為世無有賞音者

伯樂一顧

蘇代為燕說齊先說淳于髠曰人有賣駿馬者一旦立市人莫知往見伯樂而顧之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為伯樂乎髠入言齊王大悦

行見其異

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

郭林宗見而竒其異遂與共言

感知不忘

羊曇為謝安所知安薨後撤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

幾至不遇

習鑿齒有才桓宣武器之未三十用為荆州治中謝牋日不遇明公荆州老從事耳

莫知斯已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莫巳知也斯

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束之高閣

殷浩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

獻玉遭刖

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刖其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

遺絹不受

牛僧孺詣襄陽于頔求知頔以海客遇之牛怒而去後召客牛秀才發未曰已去立命小將賫書絹五百疋追之僧孺不啟封揖回

自惜不遇

吉温常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難縛也

魏公不見知

韓魏公知揚州王介甫以新進士僉書判官事魏公雖

重其文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引古義爭公事其言迂闊魏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王介甫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以為韓公輕已由是怨之

古今文集

雜著

送丘儒赴舉序　　皇甫湜

吾居河陰丘生敲門請曰儒貴求知余謹自露願以是

非賜决語其學如猗頓之富聽其音如清廟之樂觀其刻意勵行如奉商鞅之法而懼秦刑吾驚而與之遊踰年將鬬其藝於洛下吾遠來洛下喻之曰子知市乎懷貝玉以之名都之肆未有不售者也挈而之三家之墅未有不為盜困幸矣子將安寘哉京師賢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他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他門容子子謹持其所有以往未有不成者也今子之類固少勢能移事者稀為一不知為一相移白變而復黒倒上而為下吾

末如之何矣生不信而試果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曰謹持貝玉以往之都市可矣曰諾乃叙其行

答陳商書　韓愈

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獘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

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也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此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謬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與馮宿論文書

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

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乎此誠未必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芭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

古詩

詠貧士　陶淵明

仲蔚愛窮居遶舍生蒿蓬翳然絶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介然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已拙聊得長相從

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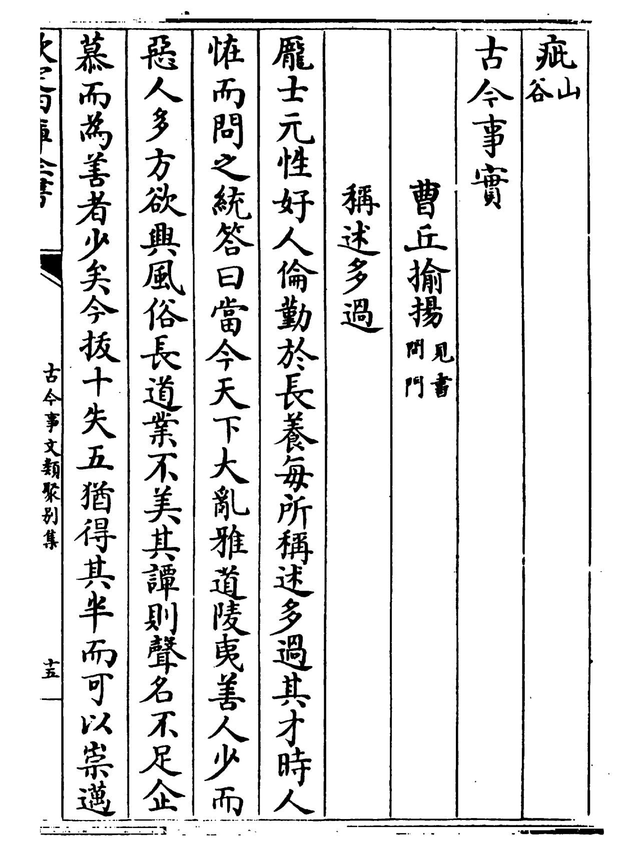
魏公不見知

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為僉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年少意其夜飲

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年少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荆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如召闗之類是也故荆公煕寧日録中短魏公為多每曰韓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及魏公薨荆公有輓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髪傷心無路送靈輀猶不忘魏公少年之語也又入𤓰步望揚州詩云白頭追想當年事幕府青衫最少年

揚善 隱惡附

羣書要語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語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襄十四借譽左右鄒陽傳諸公譽之不容口晁錯傳相與提衡言相提携也杜周傳玉潤金聲蘭薰桂馥賓王傳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皆知其清明韓文今子之來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惜夫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韓愈送王舍序隱惡君子隱惡而揚善中庸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語詩句名聲荷朋友韓青冥送吹噓韓薦士詩隱惡順物無瑕



疵山谷

古今事實

曹丘揄揚見書問門

稱述多過

龎士元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恠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夷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則聲名不足企慕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

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無惜齒牙

謝朓好奬人才會稽孔闓粗有才筆未為時所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惜齒牙餘論

吃吃不離口

韓愈答楊子書曰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

恥言人過

漢文帝躬修玄默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論議務在寛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風流篤厚

掩匿人過

曹參見人有過掩匿覆蓋之

不責小文

陳遵入公府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請斥之大司徒馬宫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

盜衣不言

宋褚彦回有門生盜其衣彦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門生慙而去之他

能蔽風露

齊王僧祐父遠時人為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能蔽風雨

書惡必封

韓魏公為相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必手封之人未嘗

見

古今文集

古詩

贈秦少儀　黄魯直

秦少儀好為詩初不甚工既而以所業見山谷山谷贈以詩當時多以為詩予之過然少儀緣此詩思大發

汝南許文休靖馬磨自衣食但聞郡功曹滿世名籍籍

渠命有顯晦非人作通塞秦氏多英俊少遊眉最白頗聞鴻鴈行筆皆萬人敵吾早知有覯而未知有覿少儀袖詩來剖蚌珠的皪乃能持一鏃與我箭鋒直自吾得此詩三日卧向壁挽來不能寸推去忽數尺才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

律詩

贈項斯　　楊敬之

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

到處逢人說項斯

雜著

不顧臣過　　賈誼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汚穢淫亂男女無别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有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嘑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

而請辠矣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

戒兄子書見叔姪門

求訖依訖同

羣書要語蔦與女蘿施于松柏頍弁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左隐六

皮之不存毛將焉傅左僖十四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

以髪繫之以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荀子 震風淩雨而後知厦屋之為帡幪也楊子 攀龍附鳳並乗天衢西漢序賛 蚕寅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四子講德論 以肺腑為相注如肺腑之相附着也田蚡傳 盥汙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休樾下則脫然而喜矣注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為樾言多蔭也淮 城狐社鼠晉紀 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中山王傳 稷蜂不攻社鼠不熏其所託

者然也

詩句兎絲附蓬麻杜顧為雙飛燕啣泥巢君屋古詩依水類浮萍寄松如懸蘿潘安仁但得有錢留客醉誰能騎馬傍人門盧仝一榻偶依陳太守羅隱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蘇麟詩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古今事實

屬託邑子

前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爲李將軍地

田蚡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將軍地乎

我獨有二天

蘇章遷兾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兾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古今文集

雜著

凌霄花賦　梅聖俞

厥草惟天厥木惟喬草有柔蔓木有繁條縁根兮附蔕

有葉兮敷苗朱華爍兮上覆本榦蔽兮不昭嗟兮此木幾歲幾年而至於合抱夫何此草一旦一夕而遂日凌霄是使蔾藋蒿艾慕高艶而仰翹翹也安知蘋藻自潔蕙蘭自芳芙蓉出汚而自麗芝蘭不培而自長或紉佩帶或采頃筐或製裳於騷客或登歌於樂章故得為馨為薦為嘉為祥皆無附著亦以名揚奚必託危柯而後昌吾謂木危多枯風高必折當是時將恐摧為朽荄不復萌蘖豈得與百卉並列也耶

古詩

兎絲　元稹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兎絲蔓依倚荆與榛荆榛易蒙密百鳥撩亂鳴下有狐兎穴奔走亦縱横樵童斫將去柔蔓與之并翳薈生可耻束縛死無名桂樹月中出珊瑚石上生俊鶻渡海食應龍昇天行靈物本特達不復相纓縈纓縈竟何者荆榛與飛莖

律詩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靣葉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

題木居士　韓愈

便有無窮求福人

求哀　求援

羣書要語同恤災危備救凶患左救人於戹振人不贍

太史公自序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鄭昌書無公輔一言之薦無左右為容之助中流失舡一壺千金鶡冠子哀窮悼屈韓文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

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欲其死者則將大聲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

韓文

朝無一命之親路無回眸之舊

詩句愧無鵷鷺姿短翮空飛還誰當假羽毛雲路相追攀

韋應物

遺簪墮履應留念門客如今只下僚

古今事實

肉袒求哀

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

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涸鮒求水

莊周貧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曰昨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

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曰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求渡得脫

伍子胥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子胥幾不得脫追者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乗舡知子胥之急乃渡子胥

佯死求脫

魏齊笞擊范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厠中使客醉者更溺之范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

匿布廣柳見避禍門

藏趙複壁見避禍門

舉幡救罪

鮑宣下廷尉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隷者會此諸生會者千餘人遮丞相孔光車不得行宣减死一

等

門生求囑

晉王襃字偉元城陽人門生為安丘縣所役求襃囑令襃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且吾不執筆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塩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詣已出迎之襃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為羞

不知救已

王敦舉兵劉隗勸帝盡誅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已流涕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託鬼求援

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

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及敦誅顗而導不言後料檢晉羅友家貧乞禄於桓温温雖以友才學過人以其放誕許而未用同府有得郡者温為坐叙别友亦被召至尤遲温問友答曰中路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不見人送汝上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掩淚温後以為襄城太守

論求援與報仇

王子晉云佐饔得嘗佐鬬得傷此言為善則預為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惯況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桺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罪甘心瞑目至於郭解之代人報讐灌夫之横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為也如有逆亂之行得罪於君親者亦不足卹焉親友

之迫危難也家財巳力當無所吝若横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文耳

與韋舍人書　　韓愈

天地之濵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地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絶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蓋八九

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揺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有命而且鳴且號者亦命也

上李夷簡相公書　　柳宗元

其聞人有行道三塗之難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然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俛首深矉太息良久而去耳卒無可柰何然其人猶望而未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又不逌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

不復望於上矣其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大阨窮躓隕墜發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矉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伏惟閣下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難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

古詩

旱魚詞上苗相公　姚鵠

似龍鱗巳足唯是欠登門日裏腮猶濕泥中目未昏乞鋤防蟻穴望水瀉金盆他日能為雨公田報此恩

律詩

下第後寄池州鄭員外　杜荀鶴

省得蓬蒿修謁初蒙知曾不是生疎侯門數處將書薦帝里經年借宅居未必有詩堪諷誦只憐無援遇吹嘘

而今足得成持取莫使江湖却釣魚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畨奕雋

謄錄監生臣陳太初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十九

宋 祝穆 撰

人事部

富貴

羣書要語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太宰儒苟利於國家不求富貴儒行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里仁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述而富貴不能淫此之謂

大丈夫（滕文）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公孫丑）志氣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公（文中子）平原君謂應侯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戰國策）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朱叔蔦長民云）富九五福二曰富（洪範）富家大吉（家人）富潤屋（大學）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大學）富而無驕易（語十四）為富不仁為仁不富（陽虎云）君子周急不繼富（語）小人富斯驕驕斯亂（禮記）

富觀其所不為文中子富觀其所與達觀其所好天寶知止者富老子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食貨志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同上今有無秩祿之俸爵邑之入而比之者命曰素封史記貴貴者歸也謂物所歸仰汝頡言貴聲如歸往之歸說文用下敬上謂之貴貴萬章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孟子今之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

也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莊綽雜俎（小注：莊𫍯侍）重累印珥香貂乘朱輪勝衣則綺襦紈袴通籍則玉瑣青墀動則雨驂如舜坐則五𦤎成列姜維張公碑歴觀前政貴人之用心與嬰子其何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嬰兒常病傷於飽貴臣常禍傷於寵也

詩句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左太冲老覺腰金重慵便玉枕凉白樂天何處胡椒八百斛誰家金釵十二行山谷萬金園腰莫愛渠富貴安能潤黃壚山谷富比里富薰天高

樓夜吹笛 杜 貴君看裴相門金紫光照地 杜 劒佩聲隨

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

古今事實

身愈恭儉

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

富貴浮雲

孔子曰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位高金多

蘇秦出游數歳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及相六國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送之擬於王者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迎視秦笑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他人乎

物禁太盛

李斯嘆曰吾聞荀卿有云物禁太盛吾昔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盛則衰吾未知

所稅駕也

富貴無忘

陳勝常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五十富貴見夫婦門

佞佛求富貴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

江左未有或親為衆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子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難

衣錦還鄉

項羽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富貴無常

蓋寛饒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閲人多矣

不免富貴

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劉夫人（惔之妹）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安乃捉鼻曰恐不免耳

富貴逼人

周武帝謂楊素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曰臣恐富貴來逼人臣無心富貴

當取富貴

李靖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玉臺盤

五代孫晟為李昪相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玉臺盤時人多效之以侈而敗

盧多遜初參政事服用漸侈其父憶愀然不樂曰吾家世儒素一旦富貴遂至如此未知税駕之地多遜不能

念父言竟以事敗

華封祝富以下係富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富堯曰辭封人曰富人之所欲也堯曰富則多事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

有駟無德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執鞭求富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有茍美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茍合矣少有曰茍完矣富有曰茍美矣

結駟連騎

子貢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結駟連騎聘享諸侯孔子譏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家語子貢好廢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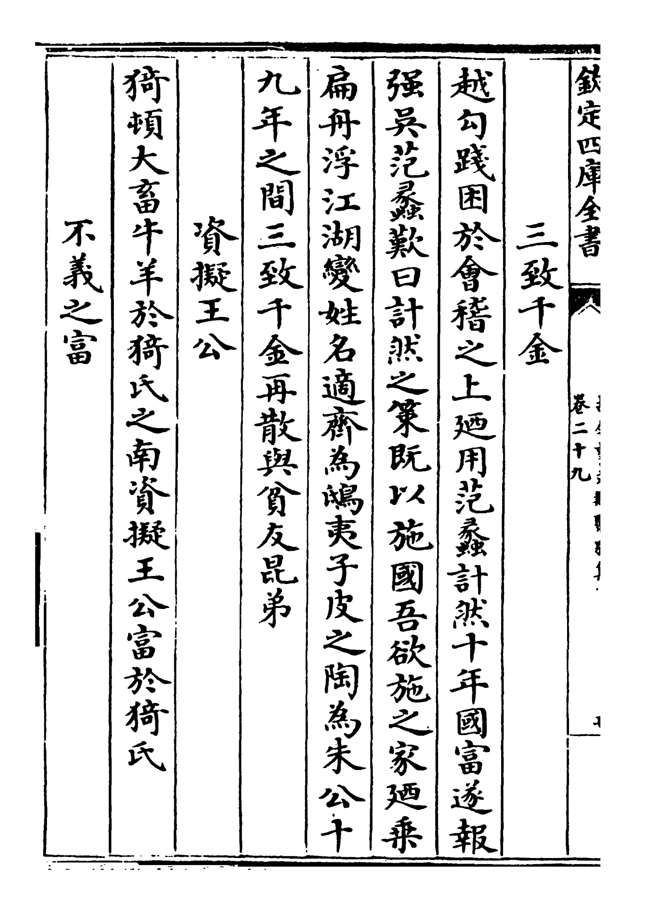
與時轉貨貲家累千金

天富淫人

傳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於其舊惠伯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彼富吾義

孟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三致千金

越勾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十年國富遂報强吳范蠡歎曰計然之策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廼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再散與貧友昆弟

資擬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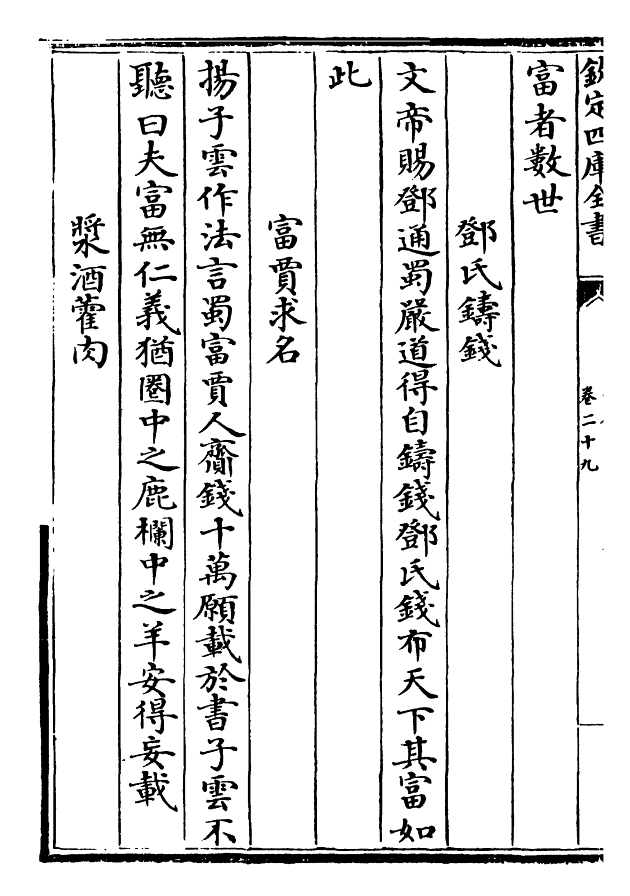
猗頓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資擬王公富於猗氏

不義之富

齊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為不受對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我非惡富恐失富也

漢世富民

漢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踰侈質氏以洒削而鼎食（洒先禮反削先召反劒室也人有刀劒削刀為洒刷之）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鐘皆越法矣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價任氏獨貴善



富者數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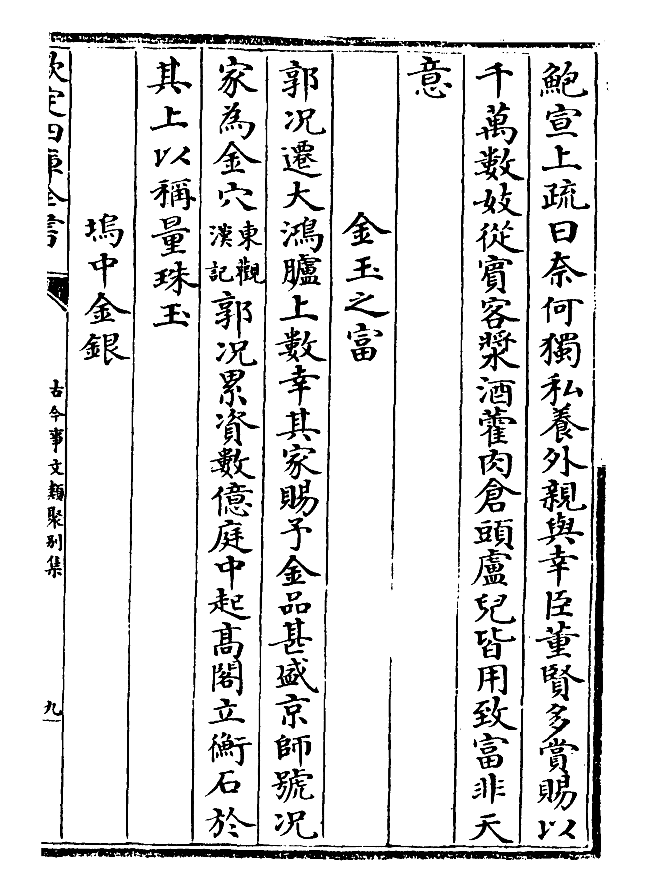
鄧氏鑄錢

文帝賜鄧通蜀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富賈求名

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羊安得妄載

漿酒藿肉



鮑宣上疏曰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千萬數妓從賓客漿酒藿肉倉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

金玉之富

郭況遷大鴻臚上數幸其家賜予金品甚盛京師號況家為金穴東觀漢記郭況累資數億庭中起高閣立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

塢中金銀

董卓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二三萬銀八九萬竒玩雜物山崇阜積不可知數

石崇富侈

石崇字季倫任俠無行檢在荆州刼遠使商客致富不貲舍宅輿馬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綺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乆之大僕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

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以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愷怳然自失

王氏殖賄

晉王戎園田水碓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斂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

久而未還其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
子將婚戎遺其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賣恐人
得種常鑽其核以此獲譏

欲保富侈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元度詣出都就宿牀帷新麗飲食
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真長曰卿知吉凶由
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稷契當無此
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氏富窟

王元寶巨豪常以金銀疊爲屋壁上以紅泥泥之又置禮賢堂以沉香爲軒檻以砆碔甃地面以錦紋石爲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泥雨不滑人呼王氏富窟

守錢虜見錢門

多田翁

盧從愿爲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𤣥宗薄之欲以爲

相者屢矣卒以是止時號多田翁

以富送獄

陳子昂父世高貲子昂解官歸縣令叚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見捕遂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

和嶠錢癖

蕭宏錢愚 並見錢門

五侯同封 以下係貴

成帝封舅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謂之五侯

懷組今里 見榮鄉門

稽古之力 見學術門

布衣至三公

荀爽字慈明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布衣至相

岑文本或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耶故口不言家事

二十四考

郭子儀身任安危者四十年檢中書令考二十四富貴壽考哀榮終始

貪進不已

錢思公惟演官兼將相階勲品皆第一恨不為宰相歎

曰使我於黄紙盡處著一箇字足矣竟不登此位蘇易簡罷叅政知鄧州有不勝寒冷之歎移書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强仕而卒

古今文集

欲青凉傘見疾病門

官高愈懼見慶賀門

既貴而儉見儉門

貴不忘貧並見儉約門

古詩

讀史二首　白居易

季子憔悴時婦見不下機買臣負薪日妻亦棄如遺一朝黄金多佩印衣錦歸去妻不敢視婦嫂强依依富貴家人重貧賤妻子欺奈何貧富間可移恩愛志遂使中人心汲汲求富貴又令下人力各競錐刀利隨分歸舍來一取妻孥意

漢日大將軍少為乞食子秦時故列侯老作鋤瓜士春

華何曄曄園中發桃李秋風忽蕭條堂上生荆杞深谷變為岸桑田成海水勢去未消悲時來何足喜寄言枯榮者反覆殊未已

公子行

春草緑綿綿驕驂驟暖煙微風飄樂韻半日醉花邊打鵲抛金盞招人舉玉鞭田翁與蠶婦平地看神仙

詩話

晚景富貴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嘗在於晚景若少年富貴者非曰無之蓋亦鮮矣人至晚景得富貴未免置第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司空曙詩云黄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然誠不必為此也

評富貴詩

晏元獻公覽李慶富貴曲云軸傳曲譜金書字樹記花

名玉篆屛曰此乃乞兒相未甞諳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繡惟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竆人家有此景否

看人富貴

後山詩話云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歇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山谷云不如杜子美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

青春深也

富貴詩

秦翰玉京人父為左千牛軍將翰玉有詞藻有公子行云階前莎緑毬不捲銀龜噴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燃絲粧點池臺畫屛展王人功業傳國初六親聯絡馳朝車鬬雞走狗家世事抱來皆佩黄金魚却笑儒生把書卷學得顔回忍饑面為田令孜擢用未幾歲遂至承郎

善處富貴

桐江詩話云永叔送李留後知鄆州詩乃士君子之處富貴非庸鄙有力者所可為詩云北州能事藹家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鈒鐅鬢分行立玉麈高談四座傾富貴常情誰不愛羡君瀟灑有餘清

一場春夢

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於田園有老婦年七十謂坡云内翰昔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之為

春夢婆

雜著以下係富

貨殖傳叙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刼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不避法禁其實皆為財用耳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

擇老少者奔富厚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没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種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夫用貧求富

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横山吴氏佚老菴　　呂伯恭

横山吴君珉治別室之西偏榜以佚老休工歸役斤斧收聲輯杖立于前聞竊語於階者曰桼隴繩畦坻粟京稼籌算掛壁萬貨四臻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進至於門聞行語於塗者曰豊林邃宇樽爼靖嘉鷗鷺不驚風月相答此吾豪長者所以佚其老也又進至於

郊閒聚語於塾者曰培嗣以學旣楙而專秩壹以禮旣
序旣飭此吾鄉丈人所以佚其老也他日吴君爲予道
之予曰夫三者之言如何吴君曰階得吾粕塗得吾漓
塾得吾醇出浸遠吾名吾室義其究於此乎予曰未旣
出長嶠登輿身閑心慓厭市簗墉目静耳喧君雖善自
佚踰闤以往肩頳腹枵者踵相接歲或不升尫瘠困憊
呻吟交於大逵專一室之佚樂乎哉君里中望也盍勸
族黨愒勞振乏已責紓逋同其佚矣於是鄉則盡横山

表裏皆吾佚老菴也其視尺椽半席廣狹何若吳君謝曰厚矣子之拓吾境也顧重奴陷其說於壁間以勸

古詩

詠史　左思

鳳樓十二重四户八綺窻繡角金蓮花桂柱玉盤龍珠簾無隅路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十萬為爾一朝容

京洛篇　鮑昭

濟濟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蓋隂四術朱輪騎長衢朝

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寓意　白居易

赫赫京內史炎炎中書郎昨傳徵拜日恩賜頗殊常貌冠蒼水玉紫綬黃金章佩服身未暖已聞竄遐荒親戚不得別吞聲泣路旁賓客亦已散門前雀羅張富貴來不久倏如瓦溝霜權勢去尤速暫若石火光不如守貧賤庶幾可久長傳語宦遊子且來歸故鄉

古樂府

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羅酒樽便作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旁

貧窮（微賤）

羣書要語南楚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捷（捷謂抑屈也）或謂之褸裂（褸音樓衣壞貌）或謂藍縷（方言）窶貧空也（呂忱字林）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竇蓬戶甕牖易衣而出併日而

食儒行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檀弓貧者不以貨財為禮曲禮六極四曰貧洪範終窶且貧北門貧而無怨難十四貨財粟米之於家少有者謂之貧至無者謂之窮荀卿子家有長卿壁立之資腹懷翳桑絶粮之餒抱朴子室有垂罄國語蓽路藍縷服虔注藍縷言衣敝壞其縷藍藍然也楚世家無立錐之地張良傳攻苦食淡叔孫通傳貧之為病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誚讓顏延之庭誥闕滫瀡之養之庾釜之蓄柳文朝營夕用故無宿給語溪記微賤吾少也賤語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弗去也里仁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述而貧賤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有賤丈夫焉

詩句兒餧呼郎罷妻寒怨藁砧唐詩經年在茅屋妻子憂百結杜荆扉深蔓草土銼冷疎煙杜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杜夜字照爇薪垢衣生碧蘚杜今年貧到骨豪氣似元龍黄蚊虻當家口草石是親情王川我貧無一錐所向皆四壁後山黄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杜

倚賴春風洗破裘一夜雪寒披故絮

古今事實

簞食瓢飲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貧非病

端木賜結駟連騎以從原憲居於蓬蒿中併日而食子貢曰甚矣子之貧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

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

衣若懸鶉

子夏家貧衣若懸鶉

捉衿肘見

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出若金石

緼袍不耻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歟

帶索而歌見知足門

貧賤驕人

魏文侯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子擊不懌而去

裘敝金盡

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

盡資用乏絶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槖形容枯槁面色黎黒歸至家妻不下機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

以席為門見門門

甕牖繩樞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過秦論

無甔石儲

揚雄家貧產不過十金無甔石之儲晏如也

土銼無煙

王褒家貧土銼經日無煙土銼瓦釜也蜀人呼釜為銼

衣食不充

郭林宗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

卧牛衣中

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病無被臥牛衣中

環堵蕭然

陶潛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

賣文為活

叚湛家貧賣文為活後子弟多歷顯要

班史質錢見鬻書門

多乞復散

梁任昉不事生產人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

常自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

為鬼所笑

南史劉伯寵貧窶尤甚常營什一之利忽見一鬼在旁

大笑伯寵曰貧困固有命乃為鬼所笑

食二十七種見韭門

坐席皆穿

管寧家貧常自坐一藜牀積五十年為學不倦牀當膝

處皆穿

踏雪履穿

東郭先生履穿行雪中着地處皆足迹

澣衣披絮

吴隱之字叔黙雖居清顯禄賜皆分親族冬月無被澣衣乃披其絮

雪中贈襦

謝朓常見江革時大雪見革敝絮單席眈學不倦朓乃脫所着襦并手割半氊與革充卧具而去

方冬衣葛

隋袁充少時友黨過門方冬充尚衣葛戲之曰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曰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䵒餒亦甘

柳宗元與李建書貧者士之常令僕雖䵒餒亦甘如飴矣

饑不飽菜

孫樵曰饑不飽菜寒無襲衣

蓬實為麪

唐盧雋曰貧者磑蓬實為麪蓄槐葉為虀

賣漿天凉

姜子才少貧賣漿值天凉屠牛賣肉值天熱

僦屋無資

韓愈上崔虞部書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約驅馬出門不知何之

木葉自蔽

唐朱桃椎益州人被裘帶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遺以鹿幘鹿鞾逼署卿正委之地不肯服夏則贏冬則緝木皮葉自蔽

杜祁公貧

杜祁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有二子不孝弟其母改適河陽錢氏公年十五六二兄皆以為其母攜財利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劒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之重傷腦上出血數升僅死得免乃詣河陽歸其

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常至齊源富民裀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

補以學職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文正贈錢十千明日復謁又贈十千問何汲汲於道路曰老母無以養日吾今補子以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乎孫

大喜授以春秋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孫秀才也

起於微賤（以下係微賤）

傅說舉於版築　膠鬲舉於魚鹽

伊尹耕於莘野　呂尚釣於渭濱

蕭何為刀筆吏　灌嬰販繒

欒布窮困傭於齊為酒人保數歲為人所掠賣為奴於燕

韓信寄食於漂母　朱買臣負薪行歌

卜式拔於芻牧　弘羊擢於賈豎

衛青奮於奴僕　日磾出於降虜

梁鴻傭舂　班超傭書

黄憲世貧賤父為牛醫

竇少君家貧為人所掠賣傳十餘家

郭泰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

能處斗筲役乎

王高畫傭債夜則燒塼　　王猛鸞畚

唐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魏黄郎其父嘗為縣卒及郎為君長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名

陳晉公恕少為縣吏俄折節讀書中進士第歷官至參

政

凌策侍郎其父嘗為鎮所由父携拜安鴻漸乞名鴻漸滑稽命名曰教之蓋言所由生也策後長立頗銜之

古今文集

雜著

逐貧賦　揚雄

容齋隨筆云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厚晉問篇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美新黄魯直跛奚奴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一賦幾五百

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百餘字今人

蓋有未之見者輙録於此　又云唐宣宗

有文士王振自稱紫邏山人有送窮辭一

篇引韓吏部為説其文意亦工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

貧且窶禮薄義敝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

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

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

退不受訶久為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獨藜飡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為樂不槃徒行負債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耕霑體露肌朋友道絶進宦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為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静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蚩

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

為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

之羣貧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瑶臺瓊室華屋崇

高流酒為池積肉為殽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

謂予無諐處君之家福禄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

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

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

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陛下堂逝將去汝適彼首陽

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游息

釋時論　晉王沉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為其然者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趨熱之士其得爐冶

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方今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爲蚩獰至乃空囂者以泓噌爲雅量璅慧者以淺刺爲鎗鎗拉答者有沉重之譽嗛閟者得清勤之聲嗆哼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饕餮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兹流也眼闊齒而遠視鼻黲鼽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小大問是誰力氷子釋然乃悟曰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

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

庭誥　顔延年

富則盛貧則病甚矣貧之為病也不惟形色麤黶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棄必且家人誚讓非廉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

送窮文　韓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途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張風與雷爭光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耳聞聲音若嘯若啼書欻嗄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不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

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户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凌太學四年朝虀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絶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思非人安用車船鼻嗅臭香糗糧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耶子之儔朋非三

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次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讐寃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饑我寒我興訛造

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與賈生書　　孫樵

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興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

論貧士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來詞云幼稚

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徵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

顔蠋巧於居貧

顔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寳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禄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顔蠋之賢者也

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饑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為八珍唯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古詩

詠貧士　陶潛

榮叟老帶索欣然不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音歛

袂不掩肘藜羹乏恒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

詠史　左思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采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塡溝壑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去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

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俯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豈為達士模

效陶體　白居易

南巷有貴人高蓋駟馬車我問何所苦四十垂白鬚荅云君不知位重多憂虞北里有寒士甕牖繩為樞出扶桑藜杖入臥蝸牛廬散賤無憂患心安體亦舒東鄰有富翁藏貨徧五都東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朝營暮計

算晝夜不安居西舍有貧者匹婦配匹夫布裙行賃舂短褐坐傭書以此求口食一飽欣有餘貴賤與貧富高下雖有殊憂樂與利害彼此不相踰是以達人觀萬化同一途但未知生死勝負兩何如遲疑未知間且以酒為娛

贈別崔純亮　孟郊

食薺腸亦苦强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寛有碍非遊方長安大道旁小人智慮險平地本太行鏡破

不改光蘭死不改香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君心與我懷離別俱廻遑譬如浸檗泉流苦日已長忍泣目易衰忍憂形易傷項籍豈不壯賈生豈不良當其失意時涕泗各滿裳古人勸加飡此飡難自强一飰九祝噎一嗟十斷腸況是兒女怨怨氣凌彼蒼彼蒼若有知白日下青霜今朝始驚呼白日空茫茫

蘇子由云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薺腸亦苦强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

天地寛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亦以卒窮至死

顧徒貧樂齋二首　　黄魯直

衡門低首過環堵容膝坐四旁無給侍百納自纏裹論事直如發觀書曲肱卧饑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

小山作朋友義重于輿𣏌香草當姬妾不須珠翠粧烏鳥窺凍硯星月入幽房兒報無炊米浩歌繞屋梁

同谷歌末章　　杜甫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十年饑走荒山道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朱文公跋云杜陵此歌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至其卒章歎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詩話

隨僧飯

羅史君向廬州人不事產業以至困窮常投福泉寺隨僧飯而力學未嘗廢二十年間持節歸鄉里及境至僧房中書壁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時賓從論前事到處松杉長舊園野老共遮官路拜沙鷗迓認隼旟飛春風一宿琉璃殿唯有泉聲愜素機

飯後鐘見佛寺門

為貧宰相

夏文莊謫守黄州時龐穎公為郡掾文莊識之優待穎

公有病意謂不起文莊親視之曰異日當為貧宰相亦有年壽病非所憂頴公曰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一等人中貧爾故頴公作退老詩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

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二十九